

行輕人密願榮顯是以高游鳳林不能幽翳
 蒿萊然修已駁刺迷而不覺故開口見憎舉
 足蹈禍齋如此之伎倆亦何理容於天下而
 得其死哉猶梟鳴狐囀人皆不喜音響不改
 易處何益許下人物之海也文舉為之主任
 荷之足為至到於此不安已可知矣猶必死
 之病俞附越人所無如何朽木鈇鋌班輪歐
 冶所不能匠也而復走投荆楚間終陷極害
 此乃衡儻蔽之効也蓋欲之而不能得非能
 得而弗用者矣於戲才士可勿戒哉嵇生曰
 吾所惑者衡之虛名也子所論者衡之實病
 也敢不寤寐於指南投杖於折中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八

詰鮑

志五

鮑生故言好老莊之書治鮑辯之言以為古
 者无君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
 烝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諄諄言亦將欲之
 者為辭哉夫彊者凌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
 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
 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御由乎
 爭彊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无事也夫混茫
 以无名為貴羣生以得意為歡故剝桂刻漆
 非木之願披鷄裂翠非鳥所欲促促銜樂非
 馬之性銜軛運重非牛之樂詐巧之萌必力
 違真伐根之生以飾无用捕飛禽以供華玩
 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脚荒非萬物並生之
 意夫役彼黎烝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
 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无量則不如向无死
 也讓爵辭祿以釣虛名則不如本无讓也天
 下逆亂焉而忠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慈
 彰矣夏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飲耕田而
 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汎然不繫恢爾自得

不競不營无榮无辱山无蹊徑澤无舟梁川
 谷不通則不相并兼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
 是高巢不探深淵不澆鳳鸞栖息於庭宇龍
 鱗羣遊於園池飢虎可履虺蛇可執涉澤而
 鷗鳥不飛入林而狐兔不驚勢利不萌福院
 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萬物玄同相忘於
 道疫癘不流民獲考終純自在曾機心不生
 含舖而熙鼓腹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飾安
 得聚歛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為坑穿降及
 抄季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營升降
 損益之禮飾絃冕玄黃之服起土木於寢宮
 構丹綠於禁掖傾峻搜寶涿淵採珠聚玉如
 林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山不足以勝其費
 澶漫於淫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本去崇日
 遠背朴彌增尚賢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起
 見可欲則真正之心亂勢利陳則劫奪之塗
 開造刺銳之器長侵剝之患勢恐不勦甲恐
 不堅劔恐不利敵恐不厚若无凌泰此皆可
 棄也故曰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
 取仁義使夫桀紂之徒得燭人辜謀者脯諸

候道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歸淫之惡用魚
烙之虐若今斯人並爲匹夫性雖凶奢安得
施之使彼肆酷志欲屠割天下由於爲君故
得縱恣也君臣既立衆愚目滋而欲攘臂手
極格之間愁勞於塗炭之中人主憂懷於廟
堂之上百姓煎擾乎困苦之中閉之以禮度
整之以刑罰是猶開滔天之源激不測之流
塞之以播壤障之以指掌也

抱朴子難曰蓋聞冲昧既開降濁升清穹隆
仰書等泊俯仰乾坤定位上下以形遂取諸
物則天尊地卑以著人倫之體近取諸身則
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序降殺之軌有自來
矣若夫太極混沌兩儀無質則未若玄黃剖
判七耀垂象陰陽陶冶萬物羣分也由故以
言亦知鳥聚獸散巢穴窟毛血是茹結草
斯服入無六親之尊卑出無階級之等威未
若庶體廣履履梁嘉旨黼黻綺紉御冬當暑
明辟莅物良宰匠世設官分職宇宙穆如也
貴賤有章則暴貴畏罰執齊力均則爭奪靡
憚是以有聖之作受命自天或結呂以改漁

或瞻辰而鑽燧或嘗卉以選粒或構宇以仰
殿備物致用去害興利百姓欣戴奉而尊之
君臣之道於是乎生安有詐愚凌弱之理三
五迭興道教遂隆辨章勸沮德威刑清明良
之歌作蕩蕩之化成太階既平七政遵度梧
禽激響於朝陽麟鳳觀靈而來出龜龍吐藻
於河湄景老摘耀於天路皇風振於九域凶
器戢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安樂作而刑厝
也若夫奢淫狂暴由乎人已豈必有君便應
爾乎而鮑生獨舉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義
何也且夫遠古質朴蓋其未變民尚童蒙機
心不動譬夫嬰孩智慧未萌非爲知而不爲
欲而忍之也若人與人爭草萊之利家與家
訟巢窟之地上無治枉之官下有重類之黨
則私闢過於公戰木石銳於干戈交尸布野
流血絳路久而無君唯類盡矣至於擾龍馴
鳳河圖洛書或鱗衛中負或昔魚波湧或丹
禽翔授或回風三集皆在有君之世不出無
王之時也夫祥瑞之徵指發玄極或以表華
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若今有君不合天

意彼嘉應之來孰使之哉子若以混冥爲美
乎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無名爲高乎則八
卦不富畫矣豈造化有謬而太昊之聞哉雅
論所尚唯貴自然請問夫識母忘父羣生之
性也拜伏之敬世之末飾也然性不可任必
尊父焉飾不可廢必有拜焉任之廢之子安
乎古者生無棟宇死無殯葬川無舟楫之器
陸無車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殞覺疾無醫
術枉死無限後世聖人改而垂之民到于今
賴其厚惠機巧之利未易改矣今使子居則
○反巢穴之陋死則捐之中野限水則泳之游
之山行則徒步負戴素鼎鉉而爲生豚之食
廢針石而任自然之病裸以爲飾不用衣裳
蓬女爲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將曰不可也況
於無君乎若今上世人如木石玄冰結而不
寒有糧絕而不飢者可也衣食之情苟在其
心則所爭豈必金玉所競豈必榮位豫茅可
以生聞訟藜藿足用致侵奪矣夫有欲之性
萌於受氣之初厚已之情著於成形之日賊
殺并兼起於自然必也不亂其理何居夫明

王在上層后畫規坐以待旦昧朝肝食延誹謗以攻過責昵屬之補察聽與譏以屬省鑒履尾而夕惕履清風以掃穢厲秋威以肅物制峻網密有犯無赦形戮以懲小罪九伐以討大惡猶懼豺狼之當路感彝倫之不敘曼作威之凶家恐^五盡完之害國故嚴司鷹揚以彈違虎臣杖鉞於方獄而狂狡之變莫世乏之而命放之使無所憚則盜跖將橫行以掠殺而良善端拱以待禍無主所訴無疆所憑而冀家為夷齊人皆抑惠何畢豕而欲無臭憑河而欲不濡無響筆而御奔馬棄施播而乘輕舟未見其可也鮑生又難曰夫天地之位二氣範物樂陽則雲飛好陰則川處承柔剛以卒性隨四八而化生各附所安本無尊卑也君臣既立而變化遂滋夫獺多則魚擾鷹眾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壘崇寶飾玩臺榭食則方丈則龍章內聚曠女外多鯨男採難得之寶貴奇怪之物造無益之器忍不已之欲非鬼非神財力安出哉夫穀帛積則民有飢寒之儉百

官備則坐靡供奉之實宿衛有徒食之舉百姓養遊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給已劇況加賦歛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凍且飢冒法斯濫於是乎在王者憂勞於上台鼎鑿顛於下臨深履薄懼禍之及恐智勇之不用故厚爵重祿以誘之恐姦孽之不虞故嚴城深池以備之而不知祿厚則民匱而臣驕城嚴則役重而攻巧故散鹿臺之金發巨橋之粟莫不惛然況乎本不聚金而不歛民粟乎休牛桃林放馬華山載戢千戈戰索弓矢猶以為泰況乎本無軍旅而不戰不戍乎茅茨土階棄織技藝雜費為憚濯髮而被妾不衣帛馬不秣粟儉以率物以為美設所謂盜跖分財取少為讓陸贄之魚相煦以沫也夫身無在公之役家無輪調之費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內足衣食之用外無勢利之爭操杖攻劫非人情也象刑之教民莫之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豈彼無利性而此專貪殘蓋我清靜則民自正下疲怨則智巧生也任之自然猶慮凌暴勞之不休奪之無已田蕪倉虛杆軸之空食

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今勿亂其可得乎所救禍而禍彌深峻禁而不上也閭梁所以禁非而猶吏因之以為非焉衡量所以檢偽而邪人因之以為偽焉大臣所以扶危而姦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以靜難而寇者盜之以為難此皆有君之所致也民有所利則有爭心富貴之家所利重矣且夫細民之爭不過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無疆土之可貪無城郭之可利無金寶之可欲無權柄之可競勢不能以合徒眾威不足以驅異人孰與王赫斯怒陳師鞠旅推無讎之民攻無罪之國僵尸則動以萬計流血則漂楸丹野無道之君無世不有肆其虐亂天下無邪忠良見害於內黎民暴骨於外豈徒小小爭奪之患邪至於移父事君廢孝為忠申令無君亦同有之耳古之為屋足以蔽風雨而今則被以朱紫飾以金玉古之為衣足以掩身形而今則玄黃繡黼錦綺羅紈古之為樂足以定人情而今則煩乎淫聲驚魂傷和古之飲食足以充飢虛而今則焚林漚淵宰割羣生豈可以事

之有過而都絕之乎若令唐虞在上稷禹贊事卑宮薄賦使民以時崇節儉之清風肅王食之明禁質素簡約者貴而顯之亂化侵民者黜而戮之則頌聲作而黎庶安矣何必慮火災而壞屋室畏風波而填大川乎

抱朴子曰鮑生貴上古無君之論余既駁之矣後所答余文多不能盡載余抄條其論而牒詰之云鮑生曰人君採難得之寶聚奇怪之物飾無益之用厭無已之求

抱朴子詰曰請問古今帝王盡採難得之寶聚奇怪之物乎有不爾者也余聞唐堯之爲君也摘金於山虞舜之禪也捐璧於谷疏食菲服方之監門其不汜淵剖珠傾巖列玉鑿石鑲黃白之鑲越海裂翡翠之羽網璆瑁於絕域掘丹青於崕漢亦可知矣夫服草無殊則威重不著名位不同則禮物異數是以周公辯貴賤上下之典式宮室居處則有堵雉之限冠蓋旌旗則有文物之飾車服用則有多少之制庖廚供羞則有法膳之品年凶災青又減撤之無已之愆不在有道子之所

云可以聲桀紂之罪不足以定雅論之證也鮑生曰人君後宮三千豈皆天意穀帛積則民飢寒矣

抱朴子詰曰王者妃妾之數聖人之所制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其德與天地合豈徒異哉夫豈徒欲以順情盈慾而已乎乃所以佐六宮理陰陽教肅宗奉祖廟祗承大祭供玄統之服廣本枝之路且案周典九土之記及漢氏地理之最天下女數多於男焉王者所宗豈足以逼當娶者哉姬公思之似已雷矣帝王帥百僚以藉田后妃將命婦以蠶織下及黎庶農課有限力佃有賞怠情有罰十一而稅以奉公用家有備凶之儲國有九年之積各得順天分地不奪其時調薄役希民無飢寒衣食既足禮讓以興昔文景之世百姓務農家給戶豐官倉之米至腐赤不可勝計然而士庶猶俟服鼎食牛馬蓋澤由於賦徵有節不足損下也至於季世官失佃課之制私務浮末之業生穀之道不廣而游食之徒滋多故上下同之而犯非者衆鮑生乃

歸咎有君未若譏采擇之過限刺農課之不實責牛飲之三千貶履畝與太半但使後宮依周禮租調不橫加斯則可矣必無君乎夫一月晏起則事有失所即鹿無虞維入于林中安可終已靡所宗統則君子失所仰凶人得其志網珠猶漏可都無網乎鮑生曰人生也衣食已劇况又加之以收賦重之以力役飢寒並至下不堪命冒法犯愆於是乎生抱朴子詰曰蜘蛛張網蚤蝨不餒使人智巧後用萬物食口衣身何足劇乎但患富者無知止之心貴者有無限之用耳豈可以一蹶之故而終身不行以桀紂之虐思乎無主也夫言主事彌張賦歛之重於往古民力之疲於末務飢寒所緣以譏之可也而言有役有賦使國亂者請問唐虞升平之世三代有道之時爲無賦役以相供奉元首股肱躬耕以自給耶鮑生乃唯知飢寒並至莫能固窮獨不知衣食並足而民知榮辱乎鮑生曰王者臨深履尾不足逾危假寐待旦日吳肝食將何爲懼禍及也

抱朴子難曰審能如此乃聖主也王者所病在乎驕奢賢者不用者不賢夏竦指天日自喻秦始憂萬世之同謚故致傾亡取笑將來若能懼危夕惕廣納規諫詢蕩蕘以待聽養黃髮以之言何憂機事之有違何患百

揆之不康夫戰兢則彛倫敘怠荒則姦克作豈況無君能無亂乎鮑生曰王者欽想奇瑞引誘幽荒欲以崇德邁威厭耀朱服白雉玉環何益齊民乎

抱朴子詰曰夫王者德及天則有天瑞德及地則有地應若乃景星揭光以佐望舒之耀冠日含采以表羲和之暨靈禽鳴於阿閣金象焜晃乎清沼此豈卑辭所致厚幣所誘哉王莽姦猾包藏禍心文致太平誑眩朝野貺遺外域使送瑞物宜可以此謂古皆然乎夫見盈丈之尾則知非咫尺之軀觀尋仞之牙則知非膚寸之口故王母之遣使明其玄化道靈無遠不懷也越裳之重譯足知惠沾殊方被無外也夫絕域不可以力服蠻貊不可以威攝自非至治焉能然哉何者鮑生謂

為不用夫周室非乏玉而須王母之環以其為富非儉膳而渴越裳之雉以充庖也所以貴之者誠以斯物為太平則上無苛虐之政下無失所之人蚘飛蠕動咸得其權有國之美孰多於斯而云不用無益於齊民源遠體

大固未易見鮑生之言不亦宜乎鮑生曰人君恐姦孽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也

抱朴子詰曰侯王設險大易所貴不審嚴城何譏焉爾夫兩儀肇闢萬物化生則邪正存焉爾夫聖人知凶醜之自然下愚之難移猶春陽之不能榮枯朽炎景之不能鑠金石冶容慢藏誨淫召盜故取法乎習坎備豫於未萌重門有擊柝之警治戎過暴客之變而欲除之其理何居兕之角也鳳之距也天實假之何必日用哉蜂蟻挾毒以衛身智禽衛虛以扞網羅曲其穴以備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却虎豹之暴而鮑生欲棄甲冑以進利刀隨城池以正衝鋒若令甲冑既捐而利刀不住城池既壞而衝鋒猶集公輸墨翟猶不自全不審吾生計將安出乎或曰苟無可欲之

物雖無城池之固敵亦不來者也

抱朴子答曰夫可欲之物何必金玉錐刀之末愚民競焉越人之大戰由乎分蚘蛇之鈞吳楚之反兵起乎一株之桑葉飢荒之世人人相食素手裸跣遠則甬侯子羔近則于

公釋之探情審罰剖衷析芒受戮者吞聲而歌德則刺者沒齒無怨言此皆非無君之時也昔有鯀在下而四嶽不蔽明揚及陞而元凱畢舉或投屠刀而排金門或釋板築而瑀玉堂或委薊秦而登卿相或自亡命而為上將伯柳達讎人解狐薦怨家方回叩頭以致士禽息碑首以推賢敢問于時有君不耶又云田蕪廩虛皆由有君天君非塞田之草草臣非耗倉之雀鼠也其蕪甚虛卒由危運水早疫癘以臻凶荒豈在賦求今其然乎至於八政首食謂之民天后稷躬稼有虞親耕豐年多黍多稌我庾惟億民食其陳白渠開而斥鹵膏壤郡父起陽陵之陂而積穀為山叔教創期思而家有腐粟趙過造三犂之巧而關右以豐任延教九真之佃而餘庶殷飽此

豈無君之時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九

志六

知止

抱朴子曰禍莫大於無足福無厚乎知止抱
 盈居冲者必全之算也宴安盛滿者難保之
 危也若夫善養巢許管胡之徒咸蹈雲物以
 高鶩依龍鳳以竦迹規韜鋒於香餌之中寤
 覆車乎來軻之路違險塗以遐濟故能免詹
 何之鈞緡可謂善料微景於形外觀堅冰於
 未霜徙薪曲突於方熾之火纜舟弭楫於衝
 風之前瞻九檣而深沈望霖蔚而曾逝不託
 巢於葦菴之末不偃寢乎崩山之崖者也斯
 皆器大量弘審機識致凌儕獨往不牽常慾
 神參造化心遺萬物可欲不能繫介其純粹
 近理不能耗滑其清澄苟無若人之自然誠
 難企及乎絕軌也徒令知功成身退慮勞大
 者不賞校免訖則知獵犬之不用高鳥盡則
 覺良弓之將棄鑿彭韓之明鏡而念抽簪之
 術觀越種之閭機則識金象之貴若范公汎
 艘以絕景薛生遜亂以全潔二疏投印於方
 盈田豫釋紱於漏盡進脫亢悔之咎退無濡

尾之吝清風足以揚千載之塵德音足以祛
 將來之惑方之陳實不亦邈乎或智小敗於
 謀大或輟弱折於載重或獨是陷於眾非或
 盡忠許於兼會或唱高算而受屍錯之禍或
 竭心力而遭具起之害故有踞高踣厚猶不
 免焉公旦之放仲尼之行賈生遜損於下土
 子長重骨乎無辜樂毅平齊伍貞破楚白起
 以百勝拓疆文子以九術霸越韓信功蓋於
 天下黜布滅家以佐命榮不移辱辱以及之
 不避其禍豈智者哉為臣不易豈將一塗要
 而言之決在擇主我不足賴其驗如此告退
 避賢潔而且安美名厚實福莫大焉能修此
 術萬未有一吉凶由人可勿思乎逆耳之言
 樂之者希獻納斯榮將連身禍敢諷其不
 暇何信受之可必哉夫矜繳紛紜則駕雞徊
 翻坑穿瓦蹊則麟虞斂跡情不可極慾不可
 滿達人以道制情以計遺慾為謀者猶宜使
 忠況自為榮而不詳哉蓋知足者常足也不
 知足者無足也常足者福之所赴也無足者
 禍之所鍾也生生之厚殺哉生矣宋氏引苗